

达利谈话录

第一次谈话

在里沃利大街默尔瑞斯饭店一套豪华的客房，萨尔瓦多·达利唇上留着不及一英寸半长的发亮短须，身穿一件海军蓝宽条礼服，他房间里的淡色家具舒适阔气，一如人们在各家豪华的国际大饭店所见。壁炉架上有一个铜制面具，上面刻着西班牙末代君主的侧面像：阿方塞十三世看上去相当年轻，肖像下方记载着他们几次来访这个饭店的日期。靠近镜子，一具篋鹭的骨架和达利的一幅现实主义绘画放在一起，镜子的另一边是一条响尾蛇的骨架。家具上散乱放着的则是用电控制的能反射出附加形状的塑料材料，它们产生出一种异常的光学效果。这样，人们仿佛置身于呈现出梦幻般的种种圆形、椭圆形的深度很深的镜子前。再过去一点，是一些蛋形体，它们投射在前面，乍看使人觉得自己几乎就在房间的中央，而事实上这两种状况下我们看到的只是外表的平面。达利正在彼得·摩尔递过来的雕塑作品上签字。彼得·摩尔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确切的头衔是使馆的武官。此时，一只迷人而又令人畏惧的戴着口套的美洲野猫不停地从一个房间逛到另一个房间，使来访者毛骨悚然。进入达利的房间简直就像在同塞万提斯笔下的风车交战。

达利在会见前颇好来点半演说式的谈话，指望这样嚷嚷会给他提供语言爆炸。他还说，他正等待着核科学

家、物理学家、芭蕾舞女演员和一些非常令人讨厌的人来访。

阿兰·鲍斯克特(以下各次谈话中均简称阿兰):达利,我们彼此相识已有23年了。你是个可怕的人、一个怪物,你很可能是个魔鬼,而你却称自己是“神圣达利”。

萨尔瓦多·达利(以下各次谈话中均简称达利):这个名字是当代一个最伟大的西班牙作家授予的。他说达利应当被比作雷门德·拉尔^①。他还说我是拉尔再世。现在谁都知道拉尔是先知和天生的学者。后一个称呼太复杂,他们最后称我为圣人。

阿兰:是谁这样称呼呢?

达利:达利主义者。

阿兰: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达利:他们都是用得着我的人,因为显然我能使他们“嫁给”大人物,或者让他们当上电影明星,最起码我可以同他们一道拍张照片。他们都是拼命往上爬的人,法国人管这种人叫野心家。

阿兰:是野心家们尊你为圣人的吗?你怎么能如此轻易就接受别人送你的这顶未来圣人的冠冕呢?

达利:我是个大蠢猪,猪这个象征是完美的。查理五世本人就用猪代替所有的完美的象征。这猪使他成就不凡,如同耶稣会士般狡猾,但这猪在我们这个时代一直在干蠢事。我把赌注押在达利主义者身上,于是皆大欢喜,事事如意。事实上,这些往上爬的人都是最善于想像的。

阿兰:你自己愿意成为一个野心家吗?

达利:一个彻底的野心家。

阿兰:你的食客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达利:我特别吝啬。我从他们那儿得到的要比他们从我这儿

^① 雷门德·拉尔(1234~1316):西班牙人,作家、民间传教士、伊比利亚半岛第一个最大的神秘主义者,为圣方济会修道士所尊崇。

得到的多，他们总是给我，我从他们那儿获益匪浅，所以双方都满意。

阿兰：恕我直言，萨尔瓦多，我要告诉你，对于我这一代的某些知识分子，你意味着什么。我们认为当超现实主义滑向学院风尚时，是你创造出了批判妄想狂，是你创造出了变形法：一个物体逐渐变为另一个物体和一个人转变为另一个人的变形。

达利：讲下去。

阿兰：接着就是达利的衰弱（这是我们关心的）。例如在大战期间，人们指控你有佛朗哥主义倾向，我认为说出这些是必要的。后来，在大战以后，你在巴黎有许许多多的对头。今天我们看到了大多数超现实主义者在转变，特别是唐吉^①和你自己。年轻人正从动作绘画转向新的种类，20 到 22 岁的年轻人又回到你身边。与你的感情更加融洽，但有时这也很可怕。

达利：你说得对。但在最近的前卫派的爆发中，画家们在观念上已经向我靠拢，他们不再喜欢塞尚^②的山景和苹果了。我认为，即使在超现实主义时代，最伟大的画家仍应是梅索里埃^③而不是塞尚。当奥古斯丁·孔德确立实证主义宗教时，我始终受他的著作影响。他认为我们不可能建立一个没有银行家的世界。我本人确信，要保持我个性的绝对自由，就必须拥有巨大财富。我坚持要拥有这些钱，是因为我也许不得不用它们来让我这头蠢猪获得冬眠。我是头蠢猪，同时也是个杰出的人：佛朗哥将军把能赠给活着的艺术家的最高荣誉——天主教的伊莎贝拉十字勋章——赠给了我。

阿兰：那你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吗？

① 唐吉（1900～1955）：法国画家，超现实主义绘画主将之一。

② 塞尚（1839～1906）：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

③ 梅索里埃（1693～1750）：法国建筑家，“洛可可风格”的主要代表，其建筑设计强调装饰与均衡。

达利:我想要两枚哩。

阿兰:你喜欢自己的缺点。

达利:就我个人说来,那不是缺点。让我们来搞清我们现在的政治局势:我始终反对任何一种党派形式,很清楚,我是惟一拒绝属于任何组织的超现实主义。我从不是个斯大林主义者,也不是任何一个组织的爪牙。“法兰卡”的著名成员曾努力使我对他们感兴趣,但我从未这么做。

阿兰:西班牙授勋之事难道不是一种背叛行为?它没使你感到特别难堪?

达利:正相反!此事最微小的好处是它给我制造的麻烦。只有具有仆人精神的人才能献身,我喜欢成为高贵者,所以我最需要的最好的东西是各种各样的勋章。

阿兰:包括一个将军送的两个金属片,而这个将军头衔又是在反对你的朋友洛卡这样的西班牙知识分子的内战中获得的,这难道不是对洛卡的背叛行为?

达利:对不起,我得告诉你我的天性。作为菲格拉斯的资产阶级律师家庭的儿子,我一生都过着公开背叛我所属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生活。我总是在吸取贵族统治和君主制度的美德。我是个绝对的君主主义者,同时,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与君主制势同水火,但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绝对权力。我从佛朗哥手中接受天主教的伊莎贝拉勋章,只不过因为苏联从未给我颁发列宁奖章,我会接受列宁勋章的,我甚至会接受来自毛泽东的勋章。

阿兰:你的荣耀中缺少毛泽东吗?

达利:特别缺少毛泽东。

阿兰:你读过他的著作吗?

达利:目前我正在思考他的一首诗,这首诗将一种新型舞蹈介绍给今天的年轻人。现在最重要的是崛起的一代人,一种新型的

人……注意在那边睡椅上的奥达小姐，她代表着更年轻的一代人，我希望在本周末她将像一头令人崇敬的蠢猪一样被吊在天花板上，在一段新型舞蹈中作最出风头的柔体表演。

阿兰：我们详细地谈谈我们的政治观点好吗？

达利：很好。

阿兰：作为一个背叛者，你泰然自若。那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达利：同毕加索的目的完全相反。因为对达利来说，政治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不得被迫内在的意象所决定。如果你看左派人的眼睛，特别是极左派，你会发现在眼角旁边有一种白色的污斑，这就是所谓的稀粘液。右派的人、君主主义者和像菲利普二世那样残酷的人，他们昂首直立而非匍匐在地，没有对人类同情的生理现象——一种毫无作用的特性。所有的左翼党派人士都有一种持续不断的分泌液，这种分泌液在眼睛中形成，它来自于对人类的愛。哦，他们对人类是多么地愛啊！他们永远在反复详尽地谈论着愛。我确实尊敬他们，因为在君主的宫廷里非得有许许多多的萨特。偶尔有个炸弹扔向国王常常是他所乐意的刺激。

阿兰：就算你是个右派，是个君主派吧，但我发现矛盾的是你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且不论这民主是否成功——一待就是半年，我一开始就知道你住在那儿。你还是住在老地方，在第五大道第五十五大街转弯处的一家一流饭店。

达利：我的特殊伦理是毫无过错的。我总是生活在最有钱的地方。

阿兰：那就是在美国生活的充分理由吗？你是碰巧生活在那里的，不是吗？

达利：35年前是碰巧。现在我生活在那里，是因为我总是处于像腹泻一样不断而来的支票之中。而且美国是世界上惟一在科学技术上取得极大成就的国家，控制论就在这里。在纽约，人们正在努力让我长命百岁。冬眠专家正准备复杂的钢瓶来大大延长我

的寿命。我也是个人。

阿兰：你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介入了纽约的生活？

达利：我见到许多的银行家，许多在其他国家从未看见过的同性恋者和热血沸腾的达利主义者。

阿兰：你在那儿受别人的委托画过画吗？

达利：从没有过。

阿兰：但以前你有过。

达利：也许吧。

阿兰：你对你做的事感到自豪吗？

达利：一点也不。

阿兰：你应当承认你的那部分画是劣等的。

达利：我所感兴趣的是用它们换来钱。

阿兰：哦！那为什么“神圣达利”同意把他的名字写在并不神圣的东西上呢？我印象里有一幅具有特殊风格的绘画，那幅画我个人并不关心，就是华盛顿国家艺术馆的那幅《最后的晚餐》。

达利：根据统计资料看，你不关心的那幅画是所有现代绘画中卖价最高的一幅。这幅画的明信片复制品比任何达·芬奇或拉斐尔的画都多。我的策略起作用了：在某种意义上我是打定主意要搞出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流行的画。我的作品极其惊人。我甚至可以说我的那幅画要比毕加索的作品加起来还要好上一千倍。

阿兰：你真的感到超过毕加索是种荣誉吗？

达利：不，不。我自认为是个十分平庸的画家，我总是强调自己是个非常平庸的画家。我只是相信我比我同时代的画家要好。如果你不介意，我要说他们比我更糟糕。

阿兰：还是让我们谈谈政治……你在美国支票上兜圈子满足不了我。

达利：有两样东西：支票和导致冬眠的技术。

阿兰：当你发现你自己与达利面对面单独在一起时，你是什么

样的？

达利：让我用你讲的话来为一本书做点公开宣传，这本书将会使你同所有的人戴上绿帽子。艾尔宾·迈克尔要我写本书，名为《达利给达利的一封信》。任何阿兰·鲍斯克特都不能垄断我。这本书会令人感到更加亲切，因为我将对达利自己倾诉。

阿兰：你认为法国第五共和国代表着什么？它显得可行吗？你认为莫斯科是智慧、审慎和坚韧的楷模吗？中国给你的印象是危险而又令人振奋吗？美国仅仅是个仅有商业体系而没有思想体系的国家吗？在当今的世界你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对不起，我提出这么多的问题。

达利：在一次生态学综合科技会议上，我面对穿戴着制服和白色手套的学生们阐述过我的见解。在我们这个世界，达利正在变得越来越像斯大林主义者。恰好我身上另有一种自发的反作用力：一旦有人受到污辱和陷害，我又会帮助他们。斯大林正对我现在的情绪。我认为他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人物，斯大林，也许还有毛泽东。

阿兰：你能解释清楚一些吗？

达利：斯大林在苏联缔造了红军和军事力量。他是个铁匠，铁匠总是在锻造博爱和宗派。当一个铁匠拥有权力时，他创造出作为思想意识象征的锤头和镰刀。那就是古希腊的伏尔甘所做的。当阿基里斯的妻子阿芙罗狄蒂遭到阿波罗引诱时，是伏尔甘锻造了阿基里斯的盾。

阿兰：在你这一通夹缠不清的解释之下，斯大林成了什么？

达利：他认为他正在锻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从未有过的意识形态的盾牌。斯大林用最精良的武器把我们武装起来，捍卫近45年来正在欧洲复辟的君主统治。他做的正是威尔荷门二世曾想做的，他反对他所谓的黄祸。我本人特别喜欢黄祸，它将是战争的赌注，我喜欢战争。

阿兰:你相信全体白种人将会同化吗?

达利:自然。卡尔·马克思像可怜的勒·柯布西埃^①一样忍受着幻想的痛苦,勒·柯布西埃最近的死使我异常高兴。我俩都是建筑师。勒·柯布西埃是个研究钢筋混凝土的可怜家伙。人类将很快登上月球,请想像一下,那小丑声称我们将把整袋的钢筋混凝土带去。他的重量也就值个混凝土的重量。由于有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社会等级正在消失,整个宇宙将成为奸夫。我们正更加英勇地进行种族斗争。

阿兰: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你对今日法国的看法。在哪些方面你认为第五共和国正在逐渐地腐败,日趋过于智力化,等等,说什么都行,别太较真!

达利:我认为法国政府还够不上腐败。我喜欢一个政权的腐败,这样才能重建传统的君主统治,法国还得更加腐败,大大地腐败!

阿兰:那么你发现法国是可以接受的吗?

达利:戴高乐将军的政府是走向君主制的短暂过渡。君主制将首先在西班牙复辟,那一天将由佛朗哥将军来决定。

阿兰:是决定还是死亡?

达利:你知道死亡是很困难的。

阿兰:你在回避我提出的关于法国的问題。战前你就在这里,有什么你似乎还不适应,或者是缺少自由?法国已成为一个二流国家。它的艺术和精神生活给你什么感受?有些东西从根本上衰退了吗?

达利:这毋庸置疑:前卫派已不在巴黎,而在纽约。从事波普艺术、光效应艺术的画家当中,最激进的和最不寻常的都在纽约。

^① 勒·柯布西埃:20世纪20年代崛起的国际风格第二代建筑家中的著名人物。他的建筑设计注重利用钢筋混凝土的特征,充分利用它的轻巧和强度结构。

几个月前我参加了在巴黎的5月沙龙年展,我找不到一个光效应艺术家。而在此时的纽约,就有10次光效应画展,现代美术馆里充斥着光效应绘画。

阿兰:可这种艺术思潮起源于巴黎,维萨勒利毕竟生活在那里。

达利:纽约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完全是偏执荒唐的。如你所知,一个人无论可以做什么,他总是由笛卡儿先生的智商所支配。每件东西瞬息消亡,变得无聊。法国真正需要的是让美国在屁股上狠狠踢一脚。我讲的当然是在艺术和绘画上。

第二次谈话

还是在默尔瑞斯饭店。会见前,达利和阿尔·鲍斯克特在同法国出版商签订出版这本书的合同。达利摘下阿尔·鲍斯克特的眼镜,把眼镜架在自己的鼻子上,要彼德·摩尔上尉蒙住他的眼睛,不让自己看到任何东西,而后他在黑暗中签名。那只美洲野猫看上去比以前更神经质。达利眼中流露出一丝兴奋和某种恐惧不安,一把抓住那动物的脖子,把它举向天花板。

阿尔·鲍斯克特说:“你昨天真妙极了。”达利回答说:“我总是妙不可言。”会见时,三个小孩闯了进来,逗得那美洲野猫更加暴躁。它像头地道的野兽来回走动,突然向装有 12 只佳品玫瑰的花瓶冲去,那些花瓣被当做偷袭到的美餐吃掉了。会见结束后,达利对阿尔·鲍斯克特说:“你是个半达利主义者……一旦你死后就是个十足的达利主义者……下次让我们谈谈死亡吧。我敬慕死亡。”达利想了一会,补充说:“10 月 31 日,星期天……不,我不该让上帝戴绿帽子。11 月 1 日我们接着干,我将让死人戴绿帽子。”

阿尔:今天谈谈绘画如何?

达利:绘画是我最不重要的一个方面。重要的应是我天赋的壮丽结构。绘画只是我天赋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如你所知,我用珠宝、花圃、性欲和神秘主义来表达自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 PDF 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阿兰：你现在是这样说，可你总是这样说吗？

达利：总是这样说，绝对总是这样。我已把绘画的作用同简单的彩色图片以及具体的、非理性的、特别细致的形象创作结合起来。

阿兰：是什么使你做出这样决定的呢？

达利：在我跻身超现实主义团体两年以前。

阿兰：我发现你的回答很主观，而且与你本人很不一致。

达利：是的，我假想自己是个很好的画家。

阿兰：别表白你对其他人的看法不感兴趣——不管是我们这代人还是20来岁的年轻人。也别对我说你对于达利是否有画家的声誉并不在乎。

达利：我相信在绘画的王国里，我没什么作品能传下去。

阿兰：自你我见面后，我还是第一次发现你过分谦虚。

达利：谦虚不是我的确切特征。就绘画本身来说，在到巴黎之前。我惟一的奢望就是达到视觉的真实。我总是赞扬彩色摄影。我总是赞赏安德烈·布雷东^①所阐释的那种极度倒退的态度。我总是在声明，现在仍然要声明，超现实主义观念只有用传统方式充分描绘出来才会成功。

阿兰：别人关注你是因为你是一个人物。有时你所做的每件事都受到严厉批评，其中含有一点激怒甚至无知。你显然不必非要去充当小丑不可。

达利：我不是小丑，不是小丑，名号早就定了：我就是那个“神

^① 安德烈·布雷东(1896~1965)：超现实主义的领袖人物。最早采用“超现实主义”一词并为其下定义：“超现实主义，名词。纯粹的精神的自动主义，企图运用这种自动主义，以口语或文字或其他任何方式去表达真正的思想过程。它是思想的笔录，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不依赖于任何美学或道德的偏见。”

圣达利”。你知道小丑与赫耳墨斯^①是同义词。赫耳墨斯显灵，墨丘利^②居间帮忙，让我成了个小丑，并且让我最终成为一个滑稽角色。

阿兰：人们在法国比在国外更能辨别出你是在搞绘画还是在恶作剧。他们多少会说：“达利作为一个画家我们完全能接受，因为他是个有影响的艺术家。”有时他们干脆说你就是当代的尼德兰·布希^③。你的行为使很多人大为震惊，人们受到愚弄并迷惑不解一段时间，但很快又厌倦了。

达利：人们也说我是个反动派。我的第一课是在马德里皇家艺术学院这所既好又普通的学校上的。那时我有一个会修改学生绘画的教授，他戴着高帽子和白手套。那教授有着照相机般的眼睛，一双超级照相机的眼睛。

阿兰：就你看，在 1928 到 1934 年这段最无可争辩、最大胆的时期之间绘画的重要性是什么？我想现在安德烈·布雷东拥有的是一种强烈的色情油画。

达利：我已让所有的人戴上了绿帽子，特别是停留在初期超现实主义绘画阶段的那些人。从艺术观点来看，只有我晚期的绘画才具有雄伟的野心，只有在这些绘画中，我才做到了把所有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今年夏天，我遇到一些波普画家和光效应画家。我在近年来绘画中，就融入了这两种艺术形式中所有的新东西。同

① 赫耳墨斯：希腊神话中古代阿耳卡狄亚的神，宙斯和普勒阿得斯七姊妹之一迈亚的儿子。他最初是自然界强大力量的化身，后来成为畜牧之神、牧人的保护者。他第一个教会人们在祭坛上点火，要求人们焚化祭品。神话中他的这些特点跟普罗米修斯相似。

② 墨丘利：罗马人输入对赫耳墨斯的崇拜，以墨丘利的名字敬奉他。他被认为是商人的庇护神。在现代诗歌中，赫耳墨斯—墨丘利往往成为“报信者”的同义词。

③ 尼德兰·布希：16 世纪幻想艺术家。他创造了有腿的鱼、活的石头、比人大鸟等等奇异的景象，这些景象呈现出自然的令人着魔的奇观。由于他的作品对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影响，他被冠为“前超现实主义”。

时,我已描绘出了米勒的《晚钟》。从现在起,我要不停地画、反复地画米勒的《晚钟》。

阿兰:你尚未给我明确的回答:绘画在你的活动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达利:绘画只是我表达我整个天赋的一种工具。当我写作、生活,当我以种种方式展示我的魔力之际,都有这样的天赋。

阿兰:什么样的魔力呢?

达利:打个比方,假如就在此时,一位我不认识的年轻女士走进来,她要询问一些关于电视采访的问题,她坐在我们旁边。她的膝盖极其漂亮,这膝盖就是我的魔力的出发点,以后我将用她的膝盖作为我绘画的某种素材,这画是极其不凡的作品,其基础就是她的双膝和脸,这绝对会成功。那是我的天赋!因为变形之中拥有一切。你相信我们正在合作出一本书,她相信她正把我拉向电视摄像机前……这个世界自始至终是个乌龟。就我的个性而言,重要的是每时每刻描绘我的存在、我自我再生的能力。就在这一瞬间,宇宙的中心魔术般地落在这位碰巧进来的年轻女士的双膝上。

阿兰:我是应该知道的。

达利:一幅画与我释放的魔力相比是非常渺小的。

阿兰:让我们理性地谈谈。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种看法,认为你的一些最有价值的画倒退了40年。

达利:从绘画上来看,它们不值一提,它们画得很糟糕。

阿兰:我不同意。你说“画得很糟”是什么意思?

达利:我的意思是“神圣达利”现在还没有能力模仿出布格罗或梅索里埃的一件普普通通的油画作品,他们两人画得要比我好1 000倍。

阿兰:你已经告诉过我了。

达利:当然,我画得比毕加索好,他甚至连色彩都不知道怎样用。

阿兰:问题在于你是20世纪最精确的画家之一——在传统意

义上的那种精确。

达利:不!我是知道怎样画得简省的画家之一,如果你把我与任何一个古典画家相比较,那我绝对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阿兰:摩尔上尉想说几句话。

达利:不,不,继续谈吧。

阿兰:人们也许会认为你正需要这方面的口味。在 100 年之后,你所称的魔力、你的超凡的魅力、你的各种前卫行为将留下什么呢?

达利:只有一件东西:佩皮尼昂火车站中我的彩饰画。通过添加上抛物线状小飞蝇的眼睛,我头一次发现了继续发展绘画史的可能性。我们终将用机械得到三维空间,这空间将制造出浮现于画布之上或令人恍如置身其中的种种形象。在委拉斯开兹^①和维米尔^②之后,我们确信不会再在精神幻觉方面获得进展。我们早已达到最大的限度。今天,我仍能使形象若隐若现于宇宙之中,即使它们并不真正存在于空间。这种过程将使艺术家描绘客观现实的兴趣再次复兴……在种种的画集画册之中,神奇的油画将依然存在。人们将说超现实主义时代有达利,他比其他任何一个画家更好、更有教养。所有这些都是次要的,主要的原因是在维米尔之后,我是第一个更新绘画技法的。维米尔的技法是用反复地添加油画颜料来创造出宇宙空间的幻觉。他的奇迹是用地球上的产品和一只简单的油画笔获得宇宙的幻觉。用肉眼几乎看不出的画面结构产生出空间形象。我起步于维米尔停留的地方……

阿兰:你说的是关于技法,而我要谈的是艺术。一个曾经是你的世界,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否还存在:性欲的、潜意识的、妄想

① 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画家,被称为 17 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

② 维米尔(1632~1675):一译委尔麦尔,荷兰德尔夫特人,名画家。以平凡琐事为绘画主题,喜用柠檬色、红色和绿色表现充满阳光的房间。

狂的世界。

达利:那个世界得简化并且得修改。

阿兰:为什么你要遵循这种进步的理论 and 概念呢? 一件纯艺术感官作品就足够了。我觉得在超现实主义行列中,你成功地创作了这样一件作品。

达利:还有什么比我在佩皮尼昂火车站发现的东西更具有感官上的作用呢? 这是一种独特的、以视觉为基础并刚好建立在视网膜中心的创作。这种效果可以比作像墨斯卡灵一样的迷幻药。这不正是我的感官意识的总和吗?

阿兰:没有证据表明你的感官是具有创造性的。我希望你能使自己确信有必要使你自己重新埋头于油画一段时期,你应尽可能细致地画好你的油画,拉斐尔就是这样。

达利:我是个伟大的谄媚者、一个侍从。我像所有的名妓一样,吻所有的大人物和所有的皇帝——包括拉斐尔和委拉斯开兹——的屁股。我将吻每个比我更高贵的人的屁股,还将吻天使般的人的屁股。我们还是回到当代的发明上来:控制论手法使我们有可能制造出一系列的反射,它们聚于一个平面之上,但构成的形象却似乎比该平面近四英寸或远四英寸。我们很快将能够构成仿佛在基准表面一码以外的画像。借助于所有的点和由此构成的形象,我们将得到类似于本世纪初修拉^①所作的点彩画来取代修拉那种小点的镶嵌,绘画将真正地处于空间,这将导致又回到极端倒退的写实。我总是说在光效应画派和波普画派之后,我们将经历平庸艺术的一次新胜利。看看我壁炉上那讨厌的宗教石膏像,它雕着一位古代女神,这女神却被冠以一顶真正俗不可耐的头盔,这可真是绝妙的象征!

^① 修拉(1859~1891):法国新印象主义画家。作画取纯色微细圆点细密排列,他自称这种方法为“分色主义”,因而人们称之为“点彩法”。

阿兰:用什么方式能把所有这些科学发明和这些能吸引人或迷惑人眼睛的新方法综合在绘画里呢?你真认为你将会成功地取得这种综合效果而再一次赢得艺术声誉吗?

达利:这次我们将使用真实的照片。用照片和新的空间技术,我将取得也许被我们称做是古典的——甚至是绝对古典的——综合效果。形象将保持照片的状态,移动的点和线就来自这些形象。除了眼前显现出各种不同的距离和空间位置外,天赋的因素还要取得一个像点彩画法时代那样的充满微点的表面。

阿兰:那整幅油画将是多面的。

达利:整幅油画全是小点,观众似乎会感到他们能用双手伸进这些小点里去。这些小点能组成艺术家想要的任何形象:臀部或蜥蜴,而逼真可信的印象将永远是油画的目标之一。画家仅仅是用某种方式来强调这些点,用画笔极其轻微的笔触来扩大这些点。运用绘画的技巧,我将尽可能表现这种笔触。我也要搞行动派绘画,我的油画将由上百万个各种各样的彩点组成,每个点都拥有整个画面的狂热,就像乔治·马蒂斯^①的绘画一样。我再说一遍,每一个点都有自己的重要性,因为对眼睛而言,空间里,在同一表面的适当距离上,每一个点都有自己的位置。正是在视觉的意义上,我将获得一个马蒂斯。由于对物体的照相式的回归,这种画也将是光效应绘画艺术。

阿兰:但绘画的主题是什么呢?

达利:主题仍然是超现实主义。

阿兰:今天的超现实主义意味着什么?

达利:任何妄想狂或潜意识的刺激:威廉·特勒的自画像、一个小女孩、海边、宇宙进化论的延续……所有这些潜在的主题将被融合进我的反倾向的概念中。

阿兰:瞧,你又回过头来澄清你30年前的绘画了,所有这些发明不是在为你的绘画名声服务吗?